



征途

苗青(广东)摄



日月于征

耿艳菊（北京）

一天之计在于晨。早晨的好时光总好似打仗一般，闹铃锣鼓喧天地把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出来，放松的弦立马绷直归位，穿衣，洗漱，吃饭，出门。整个早晨风风火火，还没做什么事，光阴就已把人丢在了身后。

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，日子在重复里更迭，由点到线，由线到面，岁月细腻地织就一张纹理规整的锦。相似的日子循规蹈矩地过着，不知不觉间又是一年，还来不及惊讶，人便又老了一岁。

每天出了地铁站去单位的路上，我都会经过一家酒店，酒店大门口的人行道旁有一排四季青，还有一株鹅掌楸。鹅掌楸在春夏里枝繁叶茂的样子仍历历在目，我们还曾笑咪咪地打过招呼，转眼间，枝桠间已冷冷清清，满是空寂。四季青倒还是乌乌地青着，而干冷的空气让它们的脸色并不和颜悦目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有人给四季青穿上了霓裳，绷着面目的四季青密密而有序地被星星似的小灯包裹了起来，下班时是傍晚，紫色的小灯闪烁地次第亮着，美如梦幻。原来，是到年底了。

辞旧迎新，总得要做点什么，以漂漂亮亮的精神风貌告别过往，迎接未来。

光阴如梭。匆匆忙忙，天黑天明，当发现还没坐下来好好喝一杯茶，好好看几本书，好好陪陪父母和孩子，又一年要成为过去了。不久前，终于把忙碌擱开，一家人围坐一桌吃火锅。锅里煮着香喷喷的大虾，是孩子最爱吃的，我在旁一直给他剥着吃，一个也不曾放在自己的碗中。坐在桌对面的母亲见我未吃，提醒了好几次：“你别光顾着孩子，自己也吃点。”母亲每次提醒，我都笑着答应，心里却暗自感动着，只有做母亲的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——我一心想着我的孩子，母亲也一心想着她的孩子。时光真快，儿时的一幕幕都还那么清晰，逢年过节，母亲做了好吃的，总是坐在桌边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吃，直到我们吃得心满意足了，她才会拿起筷子。

我知道，天下母亲疼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。养儿方知父母恩。当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，才深切地理解到父母平日不厌其烦的唠叨里爱有多深。可是，岁月让孩子成长，也让父母渐渐老去。

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多少人感叹过光阴，重复着最能令人生出共鸣的抒怀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，写下了“东园之树，枝条载荣。竟用新好，以怡余情。人亦有言：日月于征。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”的诗句。无独有偶，素来豪放沉稳的辛弃疾，面对时光的流逝，也生出了“日月于征，安得促席从容。翩翩何处飞鸟，息庭树、好语和同。当年事，问几人、亲友似翁”的感慨。

日月于征，今人与古人，心意并不相隔。华灯初上，傍晚的街上，一位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的男子在冷风中显得孤单而辛劳，然而，他唱起歌来却是有趣可爱。没有戴口罩的他，张着嘴在风里大声唱：“看看又是一年春风……”

街上的行人纷纷看向他，送外卖的男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但他内心中对光阴的感慨就要溢出来了，必须要用歌声来表达这又忧又喜的感觉——忧的是，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，岁月催人老；喜的是，辛辛苦苦了一年，终于要和家人团聚了。其实，在时间的面前，哪个人不是喜忧交加呢？

破阵子·廉医

杨小佳（四川）

燕行云步轻巧，兰质蕙心
娉婷。无影灯下夺天工，柳叶刀
与天争寿。心中存病患。

夜里枕戈待旦，梦回紧急
驰援。踏歌归来身飘逸，拒腐
利袖拂清风。廉声摆心间。

佛罗伦萨圣洗堂

晓蔚

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可以称得上是古罗马文明的代表，其城市建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罗马式风格，而位于市中心的圣洗堂，则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。

这座建筑于公元5世纪时建造，其后经历多次修葺完善。在公元11世纪或公元12世纪时，圣洗堂的外表覆上了雪白的大理石，公元13世纪初期，教堂的半圆形后殿被改建为现在的长方形后殿，整体建筑才算是最后落成。

当走近这座造型奇特而又装潢华丽的八角形教堂时，可以看到，大门上的青铜浮雕美轮美奂，称之为旷世之杰作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好友的儿子乔纳森帅气而年轻，他热情地用夹生的“洋普”向我们讲述：公元1401年，为设计制作圣洗堂的北门，雕塑家之间进行了一次公开竞赛，最终，布鲁内勒斯基和基伯尔提取胜。基伯尔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，以节奏

的和谐构造整体的和谐，整个画面充满了生动的线条。布鲁内勒斯基在雕塑时进行了再创作，为这些浮雕注入了新的“力量”。

教堂的南门镶嵌有28块青铜浮雕板，为公元14世纪上半叶时期艺术家安德瑞亚的作品，描述的主题是巴梯斯塔的故事，宣扬勇、义、节、信、爱、智种种美德。而东门上的青铜浮雕线条柔和流畅，即使是我这个外行，也能看出雕刻的刀法极为细腻，难怪“文艺复兴三杰”之一的米开朗基罗看到这些作品时，深深地为作者的古典意境和精湛技艺赞叹不已。

“咱们喝点水吧！”乔纳森笑完后说道。抬腕一瞧，我们竟已欣赏了40多分钟。轻转酸胀的脖颈，活动了下已有些僵麻的身躯，与乔纳森聊了一会儿后，我们又随他前行，继续观光。

与山结缘

钱西广（四川）

凝神品味那一幅幅笔墨浑厚的壮美画卷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每一位成就斐然的文学艺术大师，无一不是在山水中接受了自然的抚慰，继而体悟出生命的真谛，可以说，山水之景便是他们的灵感之源、力量之源。

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，一生虽经历过三次贬谪，但他对山水始终情有独钟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那是何等的豪情万丈和气吞山河，而他在离开黄州前往汝州赴任时，途经庐山，又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题西林壁》，生活中的逆境和困难，被他用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表现了出来。他的诗启示我们，人们因所处的位置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便有不同，对事物的认识也就不尽相同。正是因为他拥有恬淡的心境和博大的胸怀，才使得他对人生的况味有着不流于俗的独到见解。

山水的灵润滋养了无数的画坛大家。被誉为山水画一代宗师的黄宾虹，因青城山之秀美而悟道，随之画风一变，由“白宾虹”升华为“黑宾虹”。他在谈到山水画创作的过程时说，“一是登山临水，二是坐望苦不足，三是山水我所有，四是三思而后

暖心初雪

宋殿儒（河南）

一个可爱的雪人立在雪地里。虽说，这个雪人只是一个抽象的人形，然而雪人身上用手指歪歪扭扭写下的“润雪丰年”四个字，却让我的心为之震颤起来。

也许，这是我这个老农民经常爱给孙辈们讲故事的结果，也许，饮水思源的品质本身就在他们的血脉中得以传承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孙子提出要带他们到真正的田地里去看一下，看看被雪覆盖的麦子是否真的像我讲的那样“愈冷愈坚强”。我知道，现代教育最金贵的并不只是让孩子吸收课本的知识，还有人性和德智的健康成长。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教育机会，我在纷飞的大雪中带着孙子孙女来到郊外的一片麦田，和我预想中的一样，积了雪的麦田看不到一星半点儿的青绿色，孙子很疑惑地问：“难道麦子害怕冷，都躲到地下去了？”面对孙子质疑的目光，我很自信地用手挖开了厚厚的雪层，一溜儿青翠的麦苗儿就直挺挺地挺了起来。这时候，孙女惊喜地叫道：“麦子真的坚强！”

随后，我深挖麦子根系上的土壤，并让孙子孙女把小手伸进去感受大地的温度，在他们万分惊讶于雪下大地的温暖时，我

因有过一段在大山深处生活的经历，我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我入伍来到川东的大山深处，成为一名警卫战士，整日与山为伍。为了缓解紧张的军营生活，冲淡思乡的惆怅，一有时间，我便循着弯弯的山路去爬山。

起初爬山，是想借体力的消磨来纾解心中的愁苦，可慢慢的，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爬山，并以此激励自己勇敢前行。我把马克思的那句经典名言背得烂熟于心：“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，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，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有一次，当我登临山顶放眼远望时，但见高峻的大山巍峨雄壮，连绵起伏，山水叠翠之间，溪涧纵横，古木苍郁，径道悠远，不仅给人一种“一山更比一山高”的视觉体验，更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律动，使人心中立刻明媚起来。

子曰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。历代文人骚客都喜欢流连于山水，寄情于风物，将自身置于山水情境之中，用手中的笔、心中的情将才华挥洒，留下了一篇篇、一幅幅荡气回肠的传世佳作。当我们注目欣赏那一篇篇文思清逸的诗词精品时，当我们

辰时出门，忽见世界静卧于茫茫素白之中，不由得心上一惊一喜，想到了李白的千古诗句——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其实，眼前的天地间，也真如诗中的景象一般，银装素裹，白蝶飞舞，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洁白无瑕的纱幔之中了。虽说这场雪来得突兀，可是，它却真的来了。

前几天还碰上从家乡来的人，他担心地说现在气候反常，冬天要是无雪，田里待滋的油菜和麦苗可都要挨渴了……作为从田地里走出来的儿子，我知道，乡亲们都在期盼着一场雪，因此，这一段时间我也日夜期盼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雪。

如今，大雪可算是来了，乡里人和城里人都高兴。我的孙子孙女，全然不听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唠叨，一溜烟地玩雪去了。那么寒冷的雪天，城里的公园里、街道上、小巷中，到处都是玩雪的笑闹声，手机镜头的咔嚓声，接近中午的时候，孙子孙女回来了，他们兴高采烈地拉上我和老伴下楼去看他们堆起来的雪人。

我和老伴劝不过他们的强烈要求，只好下楼欣赏，没想到，还真让我们看到了

等爱的白菜

张军霞（河北）

周末的中午，打扫房间后出门倒垃圾，正遇到有人在敲邻居家的大门，敲门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伯，穿着一件绿色的旧棉大衣。回头看到我，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以为他们今天不上班会在家，咋没人呢？”我礼貌地笑笑说：“可能带小孩子出去玩了吧！”

我下楼扔了垃圾后，准备去买菜，看到楼梯口停着一辆三轮车，估计是刚才那位老伯的。我猜这辆三轮车应该是赶了很远的路，车轱辘上沾满了泥土。等我买菜回来时，老伯正从三轮车上往下搬白菜，一颗颗干干净净的白菜在车里整齐地排列着，躺在一条旧棉被的下面，宛如一个个熟睡的婴儿。

我一只手拎着自己的东西，腾出另一只手，帮老伯提了两颗白菜。六层高的楼，要上一百多个台阶，我累得气喘吁吁，然而到家门口后发现，邻居家的门口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了几十颗白菜，真的不知道老伯一个人是怎么弄上来的。

搬到如今的住址已有半年，我虽知道对门住着一家三口，有一个花儿一样乖巧漂亮的小女孩，但彼此却没有过多交往。我不忍心老伯这样苦等，拿出手机说：“还是给您家的孩子打个电话吧！”老伯连声道谢，熟练地报出一串数字。

电话接通了，听得出，那边环境很嘈杂。老伯大声地说：“儿子，我来给你送白菜了！”“哎呀，你也不嫌麻烦，白菜那么便宜，满大街都是卖的，值得这样折腾吗？”老伯的儿子显然十分不耐烦，上来就是一顿抢白。

老人家红了脸，嗫嚅着说道：“可是，我已经送来了……”“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场呢，刚买票入场！”听到这句话，老伯仿佛得了特赦令一般，赶紧说：“不急，你们安心玩，我慢慢等……”挂了电话，我请老伯到家里坐，他一边搓手一边摇头，说什么也不肯。

老伯掏出旱烟袋，蹲在了墙角，刹那间，那熟悉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在乡下的外公，感觉十分亲切。我从家里搬了个小板凳出来给老伯坐，老伯抽了一口烟，目光在那堆白菜上停留了很久，慢慢地说：“今年的白菜长得可好了，我进城之前，孩子他娘把这些菜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比当年给孩子相亲还仔细呢！菜是不值啥钱，就是个新鲜……”

“孩子工作可忙了，他都快半年没回去了。村里有个表亲要结婚，孩子他娘走亲戚去了，要不然，她也会跟着来……”“天冷了，你们年轻人不能光顾着爱美，得穿厚实点儿！”“你们城里家家有电脑，要说玩个游戏也没啥，常熬夜可不好！”“早晨少睡一会儿，可别不吃早饭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！”……老伯唠叨着，仿佛是在对我说，又仿佛是自言自语。

眼看天色不早了，老伯收起旱烟袋说：“不等了，我要是回去得晚了，孩子他娘就该不放心了！”说着，他抱起两颗大白菜递了过来：“拿回去尝尝吧！自家种的，新鲜！做大锅菜、包饺子，都好吃着呢！”我接过白菜连声道谢，目送老伯蹒跚下楼。

做晚饭时，我一边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一边支起耳朵留神门口的动静，并一次又一次地开门查看。但是，直到我吃完晚饭，收拾好碗筷，楼道里依然一片安静。

天黑了，我忍不住又一次推开了门。灯光下，那一颗颗白菜泛着干净的光泽，带着几分惆怅，几分寂寞。